

潜明兹 著



史 诗 探 幽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史诗探幽

潜明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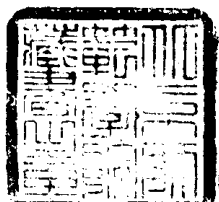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0603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1080603

责任编辑 艾 勉
封面设计 王向明

史 诗 探 幽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¹/₄ 字数：22万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书号：10229·0322 定价：1.70元

前 言

我国史诗之丰富，举世罕见。不但数量多，种类全，有的在艺术质量上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佳作。在有些民族地区，还发现史诗群。据说，新疆哈萨克地区发现有四个巨大的史诗群，每个史诗群由四十部长诗所组成。甚至连黑龙江赫哲族这样一个人口最少的民族，也发掘出不少属于英雄史诗范畴的作品——“伊玛堪”英雄复仇故事。其中汉译资料最多的还是藏族的《格萨尔》，除各种公开的出版物之外，仅青海一省，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便积累了七十一部铅印汉译资料本。我国所拥有的《格萨尔》资料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这对这部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我国各民族的史诗，过去在文学史上却没有占一席之地，世界文学史上提到的仅限于巴比仑史诗、希腊史诗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世纪史诗、印度史诗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长期将少数民族的文学排除在外，史诗当然挤不上去。我国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虽说很有国际影响，但从已翻译介绍的有关论著来看，这些国外学者大都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因而这几部史诗，还没有如世界其它著名史诗那样，真正跻身于世界艺术的殿堂。

我国自来对史诗的研究，较之神话、故事、歌谣等还要薄弱，可供借鉴的理论较少。近几年，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尚未出现很有影响的论著。至今为止，甚至有的同志对史诗是不是民间

文学，态度仍十分暧昧。他们在列举民间文学的分类学时，将史诗学排除在外，并公开否认我国具备研究《格萨尔》的条件。对这样一种认识，随着我国大量史诗作品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便是最有力的回答。

成熟的史诗，大部分属于半书面半口头的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的文学定型本，都经过诗人或学者的加工，但它们的基础是口头文学，它们的艺术风格和口头文学更接近。没有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任何个别的天才，也不可能创作出一部史诗。

我们通常称誉史诗是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这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第一，这种体裁的作品，大都出现在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创世史诗产生在原始社会后期，英雄史诗最早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欧洲有些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他们的史诗便出现在这个时期。我国藏族的《格萨尔》，则是奴隶制崩溃时期和封建割据时期的产物。社会的转折期，是动荡的时期，又是变革的时期，不但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由于人们在精神生活上有新的追求和创造，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上也必然产生飞跃的巨变，这便是史诗产生的社会基础。史诗在历史的变动关头，给人以激荡、鼓舞、力量和信心。史诗反映了一个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整整一个时期的面貌，因此，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形式。

第二，史诗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是以艺术形象思维为主的“百科全书”。它源于各民族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既有以写实为主的人物塑造，也继承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的虚构和想象，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寓教育于娱乐。既表现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又对后世继续起审美作用。它所以是世界的，就因为首先是民族的。对民族的生活、习俗、性格、心理、

语言、审美观等等特征，都有入微的描绘。这都说明，史诗不是别的，是文学，具有一般文学的特性。这一“百科全书”，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并不是对客观事物进行理论的论证、推理和论断，它所包含的历史、宗教、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艺术思维的方式来表达的。称史诗这一体裁的作品是“百科全书”，其实，是形容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而不是它本身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科学的百科全书只需要做到准确、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史诗这种“百科全书”却重在表达人们的情感。

第三、史诗在形式上集民间文学之大成。我对史诗和其它民间文学体裁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最初，我认为创世史诗主要是神话的继承和发展；英雄史诗，主要是英雄传说的继承和发展。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不全面。继而则认为史诗是在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不过不同类型的史诗，在融合运用其它体裁的作品时有所侧重。这在我前后不同时间所写的文章中有所反映。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还不是全面的，还应该进一步去研究史诗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有机联系，才能看到史诗在民间文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全部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有待今后有机会时再作探讨。

即使是史诗，顾名思义，它不但在内容上比其它体裁的作品远为深广，就是在形式上也应该是气魄宏伟的。不能把任何一种近似于史诗的片断或萌芽状态的作品，都称之为史诗。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史诗如果是一座摩天大厦，那有些作品也许是对盖这座大厦有用的钢筋和水泥。当它们还未用来盖大厦时，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材料始终还只是材料。因此，不能称之为史诗，但对研究史诗的萌芽、发展和形成，可能很有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运用希腊神话、史诗和其它国家的神话、史诗，来论证原始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民族学上具有划时代的经典意义。但这都不足以说明史诗这一“特殊的文学”，不能用一般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我们研究史诗的目的，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诗学，而这个史诗学，对文学工作者来说，首先是诗学，其次才是史学或别的什么学。检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充实与形式的完美达到和谐的统一，不管对作家创作或人民的创作，都应该是一致的标准，这便是它们两者的共同性。有些同志犹如发现新大陆似的，硬是断言，用一般的文艺理论，或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当然包括史诗）行不通。对这些见解，我感到作纯理论性的论争无济于事，必须用研究实践来验证。因为在民间文学这个领域中，近几年，由于迷信权威十分盛行，如果有谁企图争取学术上的民主，立刻就有人给你扣上“极左”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大帽子。我很同意有的同志的灼见，所谓“民间文学是边缘学科”的概念，给民间文学的研究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达到完全取消艺术分析的地步，否定了民间文学的文学”这一本质特征，使民间文学降格为其它人文科学的资料。这样，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岂不成了空话。建立我国独特的民间文艺学，这并不就是最终的目的，最后还应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贡献。

史诗学是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在我国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只要我们认真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就有可能在一个制高点上迈开第一步。站在当代学术的水平线，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对前人和外国的理论，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有用者取来为我所用，但决不当前人理论的传声筒。自古以来，许多有作为的艺术家，不但不重覆别人的老路，甚至也不再现自己过去的艺术创

造，永远有新的起点，从不终止对新意的追求。有同志呼吁，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从封闭式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很正确。因为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最不封闭、最生气勃勃而最开放的，因而，才能不断发展，才能有生命力。

对任何事物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本来是符合辩证法的，但常常为此产生误解。似乎一提批判接受，就意味着对前人成果的否定。这是对批判继承的曲解。对任何人的成就，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去评价，要和同时期的人物和思潮作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孤立地来谈一个人的贡献，更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地加以夸大。

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态度，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分不开的。所以恩格斯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能创立。”^①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可见他对黑格尔是非常尊重的。但是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便写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对其进行批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也谈到他和马克思从黑格尔“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的。

同样，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史诗学的建立，不但是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总结，而且是质的跃进。不过，在学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44页。

领域要建立一个新体系，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会有阻力，也就会有斗争。巴金1984年以八十高龄，亲临香港接受中文大学的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时，曾对香港《文汇报》的记者谈到：“高老太的阴魂还没散”。他主要是指内地的封建思想、社会习惯、风俗影响而言。联系民间文学界的情况，感慨颇深。如果为了沽名钓誉，大可做些省心的捧场的事。但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歌德也说过一句深刻的话：“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一位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秀说：“其实，你们这一代只是撬了一下边，我们这一代再拱一拱，到再下一代就可以完全推翻旧体系。”说明建立新的学术体系之难。

许多事实证明，民间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的斗争是存在的，不过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曲折的，有时是微妙的，但任何时候都是复杂而尖锐的。我深信，最终，马克思主义必然在这个领域取得完全的胜利。

当今，新的科学技术的革命，带来了新的开放性的生活。新的丰富多采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大量被发现，和新的民间文艺实践，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领域。由于知识的更新，不但对某些过时的观点，也对某些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普遍感到，应该积极地科学地研究与借鉴其他国家、其它学科中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如普通系统论、比较研究法、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以及美学和新批评派的方法等等。特别是普通系统论已被成功地运用到一些社会科学领域中来。民间文学研究还有早已介绍过来的、外国传统的神话学派、流传学派、人类学派、民俗学派等等的方法，也都可以批判接受。所有这些学派的方法，都有程度不同的可取之处，如运用得当，将有益于开拓我们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推动研究

的深入。如果运用不当，便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管用哪种方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取而代之。

何况，任何一个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条件和需要，去吸收各种不同的方法，或其中一、两种方法。或者在这一体裁的研究中和这一论著中用这种方法，而在另一种体裁的研究中和另一论著中用别的方法，完全可以灵活掌握。在学术领域中，对一种方法的提倡和使用，往往可能是一个学派形成的标志。任何一个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参加百家争鸣，活跃学术思想，但不能将自己所提倡的方法强加于人，以便达到用一种观点、一个方法统治这个学术领域的目的。

我在研究史诗的过程中，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认为史诗属于文学，并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史诗的社会价值、历史地位、美学意义以及在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并力求作出艺术的分析 and 评价。也考虑到史诗不同于一般作家文学的特殊性，因此，借鉴了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本身并未进行多角度研究。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自认为没有那种条件同时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史诗，那应该是其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任务。

这本史诗论集，既不是对史诗的全面研究，也不是对我国某一部史诗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我来说，这两种研究，目前由于受资料和其它条件的局限，都不可能深入进行。只是就自己所接触到的作品和问题，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部分有关史诗的宏观研究，也对有的作品，从一个方面进行了微观研究。我研究的对象，尽量以公开出版物为依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引用一些内部出版物。因为，我认为，写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取悦于个别的

专家学者，也不是为炫耀学识的丰富。因为材料掌握再多，如果不能从现象发现规律，这还不就是科学。况且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读的。“曲高和寡”的文章不见得一定就好，深入浅出的文章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再说，一部宏伟的史诗，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吸引人，往往最精华的部分，淹没在庞杂的内容中。资料毕竟是内部的，只有少数人能见到，而且里边还有糟粕，广大读者是不需要的。如果我的研究，能使读者信服，史诗确实是不可企及的文学巨著，并为我国史诗之优美、丰富而增强民族自信力与自豪感，那正是我为之努力的愿望。

我相信，当这本书问世之时，我国史诗研究的队伍肯定又有增强，史诗研究的水平，也必然大大有所提高，那时，再回头检验自己过去的成果，更会觉得不足。

非常感谢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同行中为我提供过资料和方便的朋友们！

作 者

1985、4、11于团结湖

DC 4820

目 录

前言.....	1
论史诗.....	1
史诗类型研究.....	27
从创世史诗探神话的起源.....	45
从创世史诗看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64
创世史诗的美学意义初探.....	85
创世史诗与神话小议.....	98
奇异的神话诗——《苗族古歌》.....	102
英雄史诗简论.....	109
《格萨尔》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倾向.....	133
《格萨尔》的宗教幻想与艺术真实.....	152
《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	171
论珠毛	
——兼谈《格萨尔》的写实倾向.....	191
《格萨尔》基本情节辨.....	210
试论傣族英雄史诗《兰戛西贺》	
——兼论《兰戛西贺》与印度史诗	
《罗摩衍那》的关系.....	216
一颗成熟的金芒果	
——《相勳》与英雄史诗比较研究.....	241

《召树屯》类别探微·····	254
纳西族《黑白之战》与芬兰《凯莱维拉》 之对比·····	267
英雄史诗的特点·····	278

论 史 诗

我国对史诗的搜集和研究比较晚。大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个别民族学者注意到藏族的《格萨尔》，并作过一些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诗人光未然曾搜集整理出版过《阿细的先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类作品并未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兄弟民族地区陆续发现和发掘出大量这方面的作品。近几年，对史诗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为建立我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填补了空白。特别是对《格萨尔》与《江格尔》两部史诗，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这里，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若干阐述。

一、史诗的含义

什么是史诗？

史诗是长篇叙事诗的一种，比狭义的叙事诗产生要早。它题材重大，主题严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点，是古老的长篇作品，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

“史诗”一词最初起源于欧洲，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Voltaire）《论史诗》一文中曾提到：“史诗一词来自希腊文εῖνος，原意是‘说话’。只是由于习惯相沿，这个词才与用诗体写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史诗”，实际上只指古老的英雄史诗。这种认识，一直延

续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对史诗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一种观点是沿用国外传统的史诗概念，认为“史诗”只是指英雄史诗，而不包括其它作品；另一种观点，把史诗分为两类，即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将史诗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是比较恰当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史诗，和欧洲学者的概念不完全相似，其中除了英雄史诗，还包括比英雄史诗产生更早的创世史诗。

就世界范围言，创世史诗比较集中出现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英雄史诗比较集中出现在欧洲各国和我国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这都决定于这些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民族性格、以及邻近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等等。

二、创世史诗

常见的创世史诗大体上有两种：

第一种，以创世神话为主要内容，只讲天地、人类、万物的起源，充满了浓厚的幻想色彩。这类作品，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部，是五千年以前就已用文字定型的古巴比伦的《埃努马·埃利斯》。作品叙述宇宙最初一片混沌，有叫梯阿马特(Tiawath)的女神，化为恶魔，占据了太初世界。她的儿子全是神，各司一职，要想夺母亲的权。梯阿马特得知以后，决定要惩罚诸神，诸神害怕，只有其中一个叫马尔都克(marduk)的和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将女魔撕成两半，一半用来造天，一半用来造地。接着，马尔都克又创造了星星和人类，跃居为统管一切的主神。这部史

诗保留下来的虽然不是全文，而是残篇，但在巴比伦文学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也有这类史诗，还很难断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发现，以创世神话为主要内容的史诗，相当集中出现在我国中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如壮族的《布伯》，瑶族的《密洛陀》，纳西族的《创世纪》，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等。它们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按社会发展形态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口头文学，因此又被称为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题材和主题大致相近，都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祖先创造世界的过程，是在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韵文作品，产生的时期一般都不会超越原始社会阶段。不过，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一样，有的民族的创世史诗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独龙族和白族的《创世纪》就比较简单；有的民族的这类作品则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艺术上亦较为成熟，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和《布伯》、《密洛陀》、《牡帕密帕》等，内容就比较丰富。有的民族较早地进入了阶级社会，它们的神话史诗便程度不同地有阶级社会的投影，如彝族、白族等民族的作品便是如此。就其全貌看，神话史诗反映的都不外乎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风俗习惯、婚姻形态和宗教信仰，以及人类祖先在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的理想和愿望。当然，这种反映都不是直接的，而是折射的。

第二，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几个或更多的创世神话，可以说，创世神话为这种史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这类创世史诗的出现又为创世神话的保存和流传创造了条件。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形象地记载了该民族祖先利恩的神系家谱，还围绕利恩的活动连贯地叙述了他九次攻克难关的神话。通过利恩和仙女衬红的艰难

结合的过程，和他们结合后回到人间征服自然的过程，又穿插了一些解释性的传说，而成为一部以神话为主，熔神话、传说、故事于一体的较为完整和成熟的神话史诗。

第三，自始至终，充满了奇妙的想象。这类作品大都以夸张的手法，叙述了天地、日月、星辰、万物以至人类都可以由神，或人神参半的人所创造，神和神化的人，或某种精灵为了某种需要，可以主宰世界万物，调动自然力。这一部分内容，往往是最能表现作品主题的精华部分。如《密洛陀》中，叙述瑶族的祖先是人们想象中的“龙”吹的大气变成的“风”吹来的，她造了天空，天空生下十二个太阳，实际上她也是太阳之母，又为了人类的利益，派另外九个英雄儿子去和危害人间的十二个太阳儿子浴血奋战，终于牺牲了十个太阳儿子，只留下两个，一个管白天，一个管黑夜。这是多么丰富的、惊人的而又充满魅力的想象。而这种色彩瑰丽的想象，几乎充溢在我国各兄弟民族的神话史诗中。

第二种创世史诗，就不宜称之为神话史诗。这类作品除了创世内容之外，还或详或略地记载了一个民族早期的婚丧习俗，宗教信仰或迁徙定居的过程。这后一部分内容，以写实记事为主，如《诗经·大雅·生民》、黔东南《苗族古歌》、彝族的《梅葛》和《阿细的先基》等便属于这一类。

《生民》的前半部关于后稷诞生和成长的内容，充满了神话色彩；诗的后半部则完全是写实的，记述农耕及祭祀等风俗皆始于后稷，几乎没有任何虚幻的想象。这首诗尽管没有对天地、人类、万物来源的解释，但却是周民族的“创世纪”、“古史歌”或“根谱”^①，和《梅葛》一类作品比较，在性质、内容、结构

^① 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称史诗是“根谱”。